

王利器“范注”订补考辨

李 平

范文澜的《文心雕龙注》是《文心雕龙》注释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开始，在校注方面，“范注”网罗古今，择善而从，上补清人黄叔琳、李详的疏漏，下启今人杨明照、王利器的精审，具有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，被视为《文心雕龙》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，至今仍是《文心雕龙》最通行的读本和“龙学”入门的阶石。“范注”是作者任教于南开大学时在“口说不休，则笔之于书”的基础上写成的，据赵西陆说脱稿于 1923 年^①。1925 年由天津新懋印书馆以《文心雕龙讲疏》为名刊行，1929—1931 年北平文化学社分上中下三册出版时更名为《文心雕龙注》，1936 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七册线装本。“龙学”界一般认为，北平文化学社本系根据新懋印书馆《讲疏》大加修订而来，开明书店本又是从文化学社本施以若干修订而来，至此“范注”基本定型。1958 年经作者又一次核对订正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（原古籍刊行社或古典文学出版社）分二册重印，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本子。

然而，据王利器《我与〈文心雕龙〉》一文回忆，作者 50 年代在文学刊行社工作时，曾担任范文澜《文心雕龙注》重版的责任编辑。他说：开始范老不同意重印这部书，认为是“少作”，存在不少问题。他则表示这次做责任编辑，一定尽力把工作作好。在整理过程中，他订补了 500 多条注文，交范老审定时，范老完全

同意，并提出：“你订补了这么多条文，著者应署我们两人的名字才行。”作者认为这是当责任编辑应当做的份内工作，所以不同意署他的名字。而在作者自己的《文心雕龙校证》一书中，他订补的500余条注文均未采用^②。这一段学坛佳话并不为多少人所知，即使在“龙学”界此前也从未听人说过。相反，人们一直以为“范注”由开明书店本到人民文学本的修订工作就是范老本人做的。而500多条订补仅在数量上也是相当可观的，完全能与李详的《文心雕龙补注》相比。笔者将“范注”开明书店本与人民文学本放在一起比勘对照，发现两者差别确实不小，除一些简单的字句正误外，重要的订补也不少。现择其要者分类考辨如下。

一、增补

“范注”以字句校雠之严谨，典故引证之详细，赢得了学界的一致好评。“范注”校字除正文夹校外，尚有297条注涉及到校字，通过如此大量的字句校勘，“范注”对《文心雕龙》原文进行了有效的勘误订正、疏通清理工作，在很大程度上使今本《文心》通畅可读。另外，“范注”以典故征引为主，对《文心》作了全面详细的用典考证，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语源材料，为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含义打下了基础。尽管如此，遗珠之憾也时或有之。对此，王利器在可能的范围内作了增补。

首先是增补校字。如《谏碑》赞曰：“颓影岂忒”，“忒”唐写本作“戢”。王利器补注：“案唐写本作戢是，本赞纯用缉韵，若作忒则失韵。《礼记·缁衣》‘其仪不忒’，《释文》‘忒一作貳’，而貳俗文又作貳，与戢形近，故戢初误为貳，继又误为忒也。”这就以用韵为理由，证明了唐写本是。查杨明照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对此句的校勘与王说完全相同。又如《隐秀》：“并思合而自逢，非研虑之所求也。”“求”，黄校：“元作果，谢改。”王利器补注：“案果疑课字坏文，本书《才略篇》‘多役才而不课学’即与

此同义。陆机《文赋》‘课虚无以责有，叩寂寞而求音。’则课亦有责求义，谢氏臆改非是。”再如《附会》：“夫才量学文，宜正体制。必情志为神明，事义为骨髓。”“髓”《御览》作“鲠”。王利器补注：“案《御览》五八五引骨髓作骨鲠，是。本书《辨骚篇》：‘骨鲠所树，肌肤所附。’亦是以骨鲠与肌肤对言。才量学文，量疑当作优，或系传写之误。殆由学优则仕意化成此语。”又，本篇“夫文变多方”，“多方”，汪本作“无方”。王利器补注：“案《御览》五八五引多方作无方，与汪本同，本书《通变篇》‘变文之数无方’文与此正同，疑作无方为是。”

以上是用本校、他校法来判定是非，确立正字。其所校字句，大多理由充分，论证有力，故为人所从。

其次是增补出典。《正纬》赞曰：“荣河温洛，是孕图纬。神宝藏用，理隐文贵。世历二汉，朱紫腾沸。芟夷谲诡，糅其雕蔚。”开明书店本于“荣河温洛，是孕图纬”句后标注[28]，于“芟夷谲诡，糅其雕蔚”句后标注[29]，然均有注无文。王利器于注[28]后补注文：“《易乾凿度》‘帝盛德之应，洛水先温，六日乃寒。’”对《诸子》“辨雕万物，智周宇宙”一句，王利器补注：“《庄子·天道篇》‘辨虽雕万物不自说也’此彦和所本。《情采篇》亦引此文。”此外，《封禅》有言：“然骨掣靡密，辞贯圆通，自称极思，无遗力矣。典引所叙，雅有懿乎。”“范注”曰：“《章表篇》‘应物掣巧’《御览》作制是也。此骨掣之掣亦当作制。雅有懿乎，纪评云‘乎当作采’。”这一段注文显然是解释上引原文的，然开明书店本却将其误入注[17]后，而注[17]则是解释“班固典引”的，这样注文与原文就不统一了。为此，王利器在上引原文后补注[18]，将上引“范注”归入，并补充曰：“案纪说是，本书《杂文篇》‘班固宾戏，含懿采之华’。亦以懿采评班文。《时序篇》亦有鸿风懿采之文。”而对《书记》“丧言亦不及文”一句，王利器补注：“《孝经·孝亲章》‘孝之子丧亲也，言不文。’

本书《情采篇》‘孝经垂典，丧言不文。’文原作交，误。”这一条增补兼及出典与校字。

以上增补虽本着“补苴昔贤遗漏”的目的，但对完善“范注”却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二、订正

“范注”以黄叔琳注本为基础，充分吸收前人的校注成果，并参以近人在《文心雕龙》研究上的最新创获，在名物训诂、故实征引方面确有总结前人之功。但是，不可否认，“范注”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，如引文不够精确，判断有失武断等。王利器在为“范注”重版做责编时，对其中的错误不足之处做了大量的订正。这里只能择其要者做一些例示说明。

我们先看订正引文之误。“范注”引书虽注篇名，但引文有时不能准确说明原文，且与原书每有出入。如《铭箴》有言：“仲尼革容于欹器，则先圣鉴戒，其来久矣。”开明书店本引《荀子·宥坐篇》注之：“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，（《说苑·敬慎篇》作周庙）有欹器焉。孔子问于守庙者曰：‘此为何器？’守庙者曰：‘此盖为宥坐之器。’（《敬慎》作右坐之器）孔子曰：‘吾闻宥坐之器，虚则欹，中则正，满则覆。’……孔子喟然而叹曰：‘吁，恶有满而不覆者哉！’”杨琼注曰：“宥与右同，言人君可置于座右以为戒也。”人民文学本则改引《淮南子·道应篇》注之：“孔子观桓公之庙，（《说苑·敬慎篇》作周庙）有器焉，（《荀子·宥坐篇》作欹器）谓之宥卮。孔子曰：‘善哉，予得见此器。’顾曰：‘弟子取水。’水至灌之，其中则正，其盈则覆。孔子造然革容曰：‘善哉，持盈者乎’。”孔子观欹器事，互见各书，《荀子》虽为早者，然本篇“革容”二字，则本《淮南子·道应篇》。所以，王利器的订正使引文与原文联系得更加紧密。

黄叔琳注、纪昀评《文心雕龙辑注》本的页眉大多为纪评，然

其中也有少数黄评，引用者往往混淆，“范注”也有这种情况。如《征圣》：“故知繁略殊形，隐显异术，抑引随时，变通会适。”黄叔琳曰：“繁简隐显，皆本乎经。后来文家，偏有所尚，互相排击，殆未寻其源。”纪评：“八字精微，所谓文无定格，要归于是。”开明书店本将黄评与纪评混淆起来，统统谓之纪评。人民文学本对此作了订正。再如《铭箴》注[15]开明书店本引纪评云亦系黄评之误，人民文学本径直改为黄叔琳云。另，“范注”以黄叔琳《辑注》为基础，但“范注”引“黄注”时有不加注明的现象，对此王利器也予以订正。如《宗经》：“故子夏叹书，昭昭若日月之明，离离如星辰之行，言昭灼也。”黄叔琳注曰：“《尚书大传》‘子夏读《书》毕，见于夫子。夫子问焉，子何为于《书》？子夏对曰，《书》之论事也，昭昭如日月之代明，离离若参辰之错行，上有尧舜之道，下有三王之义，商所受于夫子，志之于心，不敢忘也。’”开明书店本引这段话，不出黄注，人民文学本补之。又如《书记》“掩目捕雀”条注，开明书店本注[58]曰：“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……”而内容实为黄注引《何进传》所云，故人民文学本注[59]订正曰：“黄注‘《何进传》……’。”再如《程器》注[6]引《晋书·王戎传》也系黄注，开明书店本不出黄注，人民文学本补之。

下面再看订正判断之误。《原道》：“玄圣创典，素王述训。”开明书店本注曰：“玄圣应作元圣。《说文》‘元，始也。’”人民文学本订正曰：“玄圣一作元圣，非是，玄圣与素王并举，见《庄子·天道篇》。又《春秋演孔图》辑本，说孔子母徵在感黑帝而生，故曰玄圣。”案王利器谓“玄圣”为孔子，似可商榷。然“玄圣”不必作“元圣”则有道理。詹锺《文心雕龙义证》：“张衡《东京赋》薛综注：‘玄，神也。’‘玄圣’，谓神明的圣王，如伏羲。”李曰刚《文心雕龙斟诠》：“案作‘元’者避清讳而改。”又如《乐府》：“秦燔乐经，汉初绍复，制氏纪其铿锵，叔孙定其容与。”开

明书店本注曰：“容与犹言礼仪节奏。”人民文学本订正曰：“‘容与’唐写本作‘容典’，案《后汉书·曹褒传论》，正作容典。”王利器《文心雕龙校证》引《后汉书·曹褒传论》：“汉初，天下创定，朝制无文，叔孙通颇采经礼，参酌秦法，虽适物观时，有救崩敝；然先王之容典，盖多阙矣。”注：“容，礼容也；典，法则也。”再如《序志》：“茫茫往代，既沈予闻。”开明书店本注曰：“沈一作洗。《庄子·德充符》‘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。’陶弘景《难沈约均圣论》云‘谨备以谔洗，原具启诸蔽。’洗闻洗蔽，六朝人常语也。”王利器于人民文学本订正曰：“案《战国策·赵策》赵武灵王曰：‘学者沈于所闻。’此彦和所本，作洗者不可从。”杨明照也认为当作“沈”，谓“其作‘洗’者，乃‘沈’之形误”。

三、补充

“范注”校字、征典每有不完备之处，王利器在订正过程中常予以补充，并多指明何者为彦和所本，表现出重源流、尚考证、善辨别的求真务实精神。如开明书店本《正纬》注[16]：“《尚书序正义》曰：‘纬文鄙近，不出圣人，前贤共疑，有所不取，通人考正，伪起哀平。’《正义》之文，盖本彦和。唐写本作谓伪起哀平，语意最明。”王利器于人民文学本补充曰：“又《洪范正义》‘纬候之书，不知谁作，通人讨核，谓伪起哀平。’正与唐写本合。”又如《祝盟》：“若夫楚辞招魂，可谓祝辞之组缛也。”“范注”：“《楚辞·招魂》王逸注谓宋玉哀原厥命将落，欲复其精神，延其年寿，故作《招魂》。案招祝双声，招魂犹言祝魂。又《招魂》句尾，皆用些字。《梦溪笔谈》曰：‘今夔峡湖湘及江南僚人，凡禁咒句尾皆称些，乃楚人旧俗。’咒即祝之俗字。纪评谓《招魂》似非祝词，盖未审招祝之互通也。”这里解释了“招祝”，但“组缛”仍未解释。王利器补充曰：“又案缛也敦煌本作丽也，是。《杨子法言·吾子篇》‘雾谷组丽’。李轨注‘雾谷虽丽，蠹害女工。’

此彦和所本。”再如《杂文》：“崔瑗《七厉》，植义纯正。”“范注”谓：“崔瑗《七厉》，据本传应作《七苏》。李贤注曰：‘瑗集载其文，即枚乘《七发》之流。’《全后汉文》自《北堂书钞》一百三十五辑得‘加以脂粉，润以滋泽’两句。”王利器补证曰：“又案傅玄《七谟序》，《七厉》乃马融所作，此或彦和误记。”傅玄《七谟序》云：“马季长作《七厉》。”刘勰盖误以季长为瑗，瑗所作为《七苏》。

此外，《论说》曰：“至石渠论艺，白虎通讲，聚述圣言通经，论家之正体业。”“范注”正文夹注谓孙云：《御览》“至”下有“于”字。引孙诒让《白虎通义考》下篇云：“今本《文心雕龙》‘述’上衍‘聚’字，‘圣’下衍‘言’字，应依《御览》引删。”又引《校勘记》：“‘通’字‘言’字并衍，诸本皆误。《玉海》引无‘通’字‘言’字。”“范注”虽旁征博引，然并未判断孰是孰非。王利器补证：“又案本书《时序篇》‘历政讲聚’即指此事，亦作讲聚，明钞本《御览》作讲聚，是。”这就作出了判断。“搞校勘工作的任务，不仅在求异同，而是要定是非。”^③王利器《文心雕龙校证》对这几句的校勘说得更明白：“‘白虎讲聚，述圣通经’二句八字，原作‘《白虎通》讲聚述圣言通经’十字，王惟俭本作‘白虎讲聚，述圣□□通经’，今据《御览》、《玉海》改。”杨明照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亦谓：“今本‘通’字，非缘《白虎通德论》之名，即涉下‘通’字而误。‘言’字亦涉上文而衍。《御览》及《玉海》六二引，并无‘通’‘言’二字，当据删。”《檄移》：“齐桓征楚，诘苞茅之阙。”“苞”，黄校云：“汪本作菁”“范注”引《左传》僖公四年：“……尔贡包茅入……”王利器补引：“《谷梁》僖公四年传，包茅作菁茅，此彦和所本。《管子·轻重篇》，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，包茅亦作菁茅。”杨明照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：“若作‘苞茅’（《左传》本作‘包’，他书多引作‘苞’），与《左传》虽合，于词性则失矣。《禹贡》孔传：‘其所包

裹而致者’《左传》杜注：‘包，裹束也。’是‘包’为动词。”

再者，王利器为“范注”所作补充，常常辨明何者为彦和所本。如《章表》：“及羊公之辞开府，有誉于前谈。”羊公，即羊祜，字叔。加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。“范注”引《晋书·羊祜传》祜上表固让曰……”王利器补充曰：“案《御览》五九四引《翰林论》‘裴公之辞侍中，羊公之让开府，可谓德音矣。’此彦和所本。”《奏启》：“若乃按劾之奏，所以明宪清国。昔周之太仆，绳愆纠谬，秦之御史，职主文法；汉置中丞，总司按劾；故位在摯击，砥砺其气，必使笔端振风，简上凝霜者也。”“范注”为前几句征典出注，而末两句则未注。王利器为之补注：“案《初学记》十二引崔篆《御史箴》‘简上霜凝，笔端风起’。此彦和所本。”《书记》：“辞者，舌端之文，通己于人。子产有辞，诸侯所赖，不可已也。”“范注”引：“《说文》‘辞，讼也。’辞之本训为狱讼之辞，通用为言说之辞。《左传》襄公三十一年‘叔向曰，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。子产有辞，诸侯赖之，若之何其释辞也’。”王利器补引：“《韩诗外传》七‘君子避三端……避辩士之舌端’。此彦和所本。”《事类》：“有学饱而才馁，有才富而学贫。学贫者，迍邐于事义；才馁者，劬劳于辞情：此内外之殊分也。”“分”，《御览》作“方”。“范注”引《韩诗外传》、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，证明“学饱而才馁”之人。王利器补证：“又案《庄子·逍遥游》‘定乎内外之分。’此彦和所本，作‘方’者非是。”

四、厘正

“范注”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里，剔抉爬梳、引经据典，然有时也难免有错乱。对“范注”中的一些错乱之处，王利器也尽力厘正疏通，以使注文通畅可读。如《正纬》：“夫六经彪炳，而纬候稠叠。”“范注”[6]：“《说文》‘稠，多也。’《苍颉篇》‘叠，重也，积也。’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‘纷纶葳蕤。’《索隐》‘乱

貌’”这里，“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‘纷纶葳蕤’《索隐》‘乱貌’”不知所注。显然，这是注下文“孝论昭皙，而钩讖葳蕤。”而“范注”[7]在解释这两句时则无上引之文。王利器经过梳理，将其移到注[7]下。这样，注文与原文才互相吻合。

又如《奏启》：“刘隗切正，而劾文阔略。”“范注”谓：“《晋书·刘隗传》：‘隗迁丞相司直，弹奏不畏强御。’其奏劾祖约曰：‘约幸荷殊宠，显位选曹，铨衡人物，众所具瞻；当敬当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杜渐防萌，式遏寇害。而乃变起萧墙，患生婢妾，身被刑伤，亏其肤发。群小噂喅，嚣声远被，尘秽清化，垢累明时。天恩含垢，犹复慰喻；而约违命轻出。既无明智以保其身，又孤恩废命，宜加贬黜，以塞众谤。’”（《晋书·祖约传》约妻无男，而性妒，约亦不敢违忤。尝夜寝于外，忽为人所伤，疑其妻所为。欲求去职，帝不听。欲便从右司马营东门私出。司直刘隗劾之。）”引文“其奏劾祖约曰……”也是《晋书·祖约传》所载，故注文显得杂乱。经王利器梳理调整的注文如下：《晋书·刘隗传》：“隗迁丞相司直，弹奏不畏强御。”又《晋书·祖约传》，“约妻无男，而性妒，约亦不敢违忤。尝夜寝于外，忽为人所伤，疑其妻所为。欲求去职，帝不听。欲便从右司马营东门私出。司直刘隗劾之曰：‘约幸荷殊宠，显位迁曹，铨衡人物，众所具瞻；当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杜渐防萌，式遏寇害。而乃变起萧墙，患生婢妾，身被刑伤，亏其肤发。群小噂喅，嚣声远被，尘秽清化，垢累明时。天恩含垢，犹复慰喻；而约违命轻出。既无明智以保其身，又孤恩废命，宜加贬黜，以塞众谤。’”

再如《议对》“范注”[31]中窜入了[32]的内容，即所引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和《平津侯传》的有关记载。引这些内容显然是为了说明原文：“仲舒之对，祖述春秋，本阴阳之化，究列代之变，烦而不愚者，事理明也。公孙之对，简而未博，然总要以约文，事切而情举，所以太常居下，而天子擢上也。”在这些原文后，

开明书店本也标注 [32]，但其注文内容却窜入注 [31] 中。王利器对此作了调整，使原文标注与注文内容统一起来。

梁启超曾说：“学术者，天下之公器。”1672年，顾炎武到达山西太原，遇到阎若璩。顾炎武向阎若璩出示了自己的《日知录》，阎氏提出了某些补充、纠正，顾氏愉快地采纳了。而阎氏则把自己对《日知录》的50多条补正，以“补正《日知录》”的标题收入自己的读书札记《潜邱劄记》之中。^④现在，范老和王老都已仙游归道，当年的一段学坛佳话已成为一桩学术公案，到了该辨别清楚的时候了。本此目的，笔者对“范注”王利器订补作了以上初步考辨。他日有人为王老编辑文集，则可进一步搜求，从而以“范注订补”之名收入其集中，这样才名副其实。

注：

①参见赵西陆：《评范文澜〈文心雕龙注〉》，载《国文月刊》1945（37）。

②详见《王利器学述》第222—223页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。

③王利器：《文心雕龙校证·序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。

④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第1030页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。

* 本文为教育部和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